



野菜

□田耀东

这个时候,田野里到处都能找到新鲜的野菜。且不说草头绿得像翡翠,也不说香椿爆出火炬般卵圆紫红的芽苞;水里的芦蒿冒尖了,路边零散的紫竹下探出手指似的小笋,夜间一阵小雨就蹿上了一尺高。

马兰头紫红的嫩根从河边的泥土里伸出来,拔一把,连手指都留着春天的香味。豌豆没有开花前,掐一把芽尖尖清炒或煮汤,别提多清香了。不消说苜蓿烧蛤蜊汤多么鲜,也不说香椿芽炒鸡蛋多么爽,马兰头凉拌吃得口舌生津,芦蒿炒干丝就是到河边钓鱼时拔一把芦蒿,把三条鲫鱼送给做豆腐的聋子,再从他的竹匾里抓一把豆腐干。

“蒌蒿满地芦芽短。”现在可不多了。这些上等的野菜全都改种植了,一种植便成了笼养鸡。香椿树太高,采摘不易,谷雨后也不宜食用,只能望着满树的叶子偶然流几次口水。四川的老乡说,谷雨后的香椿叶可腌了当咸菜吃,我试过,并不味美,比雪里蕻咸菜差多了。

苜蓿开出星星般金黄的小花,叶子老得不能再摘了,听任它在路边的春风里开着。放羊的小伍牵着两只羊,羊舌头卷过去,星星就掉进了小羊的嘴巴里。

最不起眼的野菜就是蒲公英和野蒜。蒲公英有小山药一样细长健壮的根,根上的乳汁像牛奶一样白,药店会收购它做成药材。剜挖蒲公英卖钱的时候,蒲公英的乳汁黏在手心手背上,用石碱也洗不干净。《野菜谱》里把蒲公英当菜,既可以荒年度饥,又可以丰年欣赏野味。沙地的蒲公英四季都长得好,鲜嫩时割来吃,过几日又冒出来了,它强大的根系使它有生生不息的生命

力。有蒲公英的地方羊啃不完、牛踏不死,犁铧耕过去,翻个身又冒出来了,反而长得更加漂亮。剜上一大把,取其嫩叶炒吃,清香微苦、明目爽心。剜得多了,剁碎和五花肉搭配包水饺、包馄饨,有野荠菜的清香,可排毒解毒。老人挖蒲公英晒干泡茶喝,据说可省下去医院的钱。

枸杞芽炒吃清香明目;嫩蒿枝包水饺糯香软绵;马齿苋用开水烫后晒干了炖着吃,口感敦厚滑爽……它们有自己的季节,过了季节就像竹笋变成竹子。只有蒲公英和小蒜,割过又冒出来。

野蒜长得像韭菜,河边、路边、田间到处都可找到它,大蒜一样的根瓣深深地扎入土中,挖出来腌透了可当腌菜吃,一点儿也不比腌大蒜差劲。小蒜包水饺、裹馄饨、蒸肉包子、切细炖蛋,味清香绵软。搭配肉丝、鳝丝炒吃,不如韭菜爽脆,但能品出别具一格的野香。最常见的是和在面粉里煎饼吃,既当菜又当饭。只要别把蒜根挖出来,便是“离离原上草”,三五天又会冒出碧绿的新芽。洗净剁碎,撒点细盐揉出青绿的浆汁,就着浆汁加上白面搅成面糊,倒在锅里摊成大薄饼;也可逐只压成小饼,用文火煎烤得两面油亮金黄、内酥外脆,非寻常煎饼能与之相比。三年困难时期没有白面,抓两把元麦粉,拌上大量的小蒜,元麦面仅作调料的搭配,没有油,烙得焦黑硬脆,味道香极了。

山芋叶、苦苦菜、南瓜雄花、鹅儿藤、红花草,都能采来当菜吃、当饭吃。家里小朋友发来微信说,山芋藤的叶子营养丰富得不得了……我回:吃多了就会觉得还是大白菜好吃。

疫情期间,不扎堆、不聚集,就独自到河边转转,到处寻找蓬勃的生机。

重做玉米锅巴

□杨金坤

疫情期间居家静止,没事就琢磨一日三餐,但吃来吃去就那么几样,总感觉没啥意思。有一天,突然回味起幼时的美味——母亲做的玉米锅巴,那可是薄如蝉翼近透明,香似花生有嚼劲,脆若麻花却不碎,甜如酥糖吃不腻,没用油炸味更胜。想到这里,似乎有酥脆的感觉在味蕾上跳跃。

母亲做玉米锅巴时,先把铁锅烧热,再在铁锅里薄薄地抹上一层油,随即倒入凉水。大火烧至水沸腾,把磨得十分细的玉米面慢慢地分散均匀地撒入锅里,不停地用筷子把玉米面与滚水搅拌均匀,以免凝固结块。等到锅内四处热气升腾、冒出许多小泡泡时,用铲子把玉米糊均匀地摊开,以不超过抹油的范围为准。改微火至渐渐熄灭,只留余热。等闻到微微的干香,一张玉米锅巴就成形了。用铲子在锅巴周边轻轻一铲,这张锅巴会在锅里转动起来,看着就开心,别说吃了。

老伴听完我的叙述,说,这有何难,我做给你吃。家里恰巧有上好的玉米面,老伴架上不粘锅,三

下五除二就做好了,为追求色香味,还别出心裁地加上一把芝麻。我拿起一块细细品尝,老伴听着“咯嘣咯嘣”的咀嚼声,问:“味道如何?”我答,观之色泽焦黄、食之香脆酥爽,美不可言。听了我的回答,辛苦了半个多小时的老伴开心地笑了。

只不过,我怕扫兴,有一点没有说。我们做的锅巴较之母亲做的,缺少一种烟熏火燎的味道。原因就在于,母亲做锅巴时,燃料用的是麦秸、稻草、树枝,烧出来的是“软”火;我们现在用的是燃气,烧出来的是“硬”火。可能因为“软”火带烟,做出来的食物带有一种天然的烟火味;“硬”火无烟,做出来的食物缺少草木气息。如今,虽然炊具高档、食材丰盛,但唯独缺少了真正的烟火味,所以做出来的食物少了一点吸引力,我们也少了一点感动。

其实,我们对一种美食的怀念,不仅仅是渴望其与舌尖碰撞的滋味,更是对当时生活的体味。与其说怀念的是一种味道、一种食物,不如说怀念的是一种心境、一段岁月。

谁偷吃了我的草莓

□茅震宇

几声啁啾从阳台传来,我立马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帘后,借着一道小缝,观察阳台上的动静。只见一只体形健硕的白头翁站在阳台的栏杆上,边叫边不停地晃动着白顶黑灰的脑袋,黄绿色的翅膀警惕地紧缩着,一副随时准备起飞的样子。

我已经观察几天了,知道这只白头翁是来打前站的,它以鸣叫作为火力侦察,待确认安全后,便会召唤同伴。果然,很快有一只体形略小的白头翁飞来,估计是一对,小两口马上就叽叽喳喳地跳到栏杆上的草莓盆里,挑着已红了的草莓果子啄食起来。不一会儿,早晨我刚数过的16颗红了的草莓全部被啄光了。两只鸟儿拍拍翅膀,打着饱嗝欢叫着飞走了,叫声里或许还带着草莓的香味呢。

去年就看到因疫情待在家中的人在朋友圈晒自家栽培的室内果蔬。草莓有着碧绿青翠的藤蔓、鲜红可爱的果子,不仅好吃,观赏性也好,一举数得。我便网购幼苗栽种,8棵草莓苗成活了一半,妻子笑我亏本了,说去买来吃岂不简单,我说买来吃仅仅只是吃到了草莓,而自己种获得的乐趣岂止是光吃草莓能比的。可令人沮丧的是,仅剩的那几株有的花朵自行脱落,有的结了几个果子长到黄豆粒大时也掉了。我上网查询,才知道很可能是由于我心太急,浇水过勤、施肥过多,成了拔苗助长,还有一大因素可能是封闭式阳台的窗关着,少了自然通风,不利于花粉传授。最后只有3颗草莓成熟变红,一颗形状还算正常,另两颗不但瘦小还有点歪瓜裂枣。尽管这样,我还是蛮欣喜的,不舍得摘,拍照发了朋友圈。我知道妻子爱吃草莓,就买来草莓奉上,对她说:“阳台上的不准摘。”没想到,那3个红了的草莓还是不见了。当我用审视的目光询问妻子时,妻子无辜地说:“别冤枉人,我可没碰你的宝贝。”

还好草莓是多年生藤蔓植物,冬去春来,草莓重新发芽,我又有了经验,精心呵护下,长势越发良好。今年草莓开了不少花,我怕四楼太高蜜蜂飞不到,就偷偷从妻子练书法的笔筒里抽了支干净的毛笔进行人工授粉。没想多此一举,融融春光里早已有蜜蜂嗡嗡了。起初只发现一只,过了一天就有十几只了,估计头天那蜜蜂是来侦察的,回去后就招引同伴一起来分享了。野蜜蜂不像鸟雀那么怕人,即使我凑近看,只要不伸手,它们还只顾嗡嗡地忙自己的。

楼下春色愈浓,阳台上每天都有草莓泛红。一天正在吃早饭,听到阳台上有啁啾的鸟鸣,我刚接近窗边,就看到两只白头翁惊恐地飞走了。我这才豁然开朗,原来它俩就是盗草莓者。这鸟儿又十分精明,只吃熟透的红色草莓,对绿色的青果碰都不碰。看来它们比我更有耐心,不仅知道熟透的才好吃,还懂得不能急于求成。

当我把破案的消息告诉妻子时,她白了我一眼:“把阳台窗关上,别让鸟吃着,不然又冤枉人。”我说:“赠鸟草莓,盆留余香。我们不仅观赏到了盆栽草莓,还观赏到了白头翁和蜜蜂,和它们分享美景,多好呀!”

